

《讀書雜誌》創刊 香港需要怎樣的讀書雜誌？

以「文化傳承、文明互鑒」為願景，秉承推廣閱讀、推介好書、匯集兩岸三地學者和文化人真知灼見的使命，香港三聯書店今年10月創刊香港版《讀書雜誌》，並在新書發布之際舉行「香港需要怎樣一本讀書雜誌」座談會，邀請黃子程、林沛理、蔡思行、葉德平、金敏華等多位學者、文化人、出版人，共同探討雜誌如何可做好「中華文化傳播者、世界文明融合者、香港社會建設者」的角色，為《讀書雜誌》的未來出謀劃策。

●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今年7月，作為季刊的《讀書雜誌》出版首本試刊號，而其實，《讀書》的歷史要追溯到1955年，是三聯書店在北京出版的人文學術月刊，當時刊名為《讀書月報》，1960年後停刊，1979年4月10日以《讀書》刊名復刊，與一代代讀者和愛書人共同成長。時移世易，在紙質出版物漸式微的時代，三聯為何還要創辦香港《讀書雜誌》，這份雜誌又囊括哪些內容？據《讀書雜誌》執行總編輯周建華介紹，雜誌內容分為「文化焦點」、「書人書事」、「名家專欄」、「出版人語」、「書評」及「閱讀前線」六個版塊，匯集本地文化熱點議題、書籍相關的人和事、名人學者與書的情緣、出版幕後故事、好書評介以及24本新書推介，「總而言之，我們的《讀書雜誌》是為讀者服務的書，期待各位專家學者和同行給我們多一些意見和建議，也希望各位為我們雜誌執筆寫稿。」

展現城市文化肌理

曾任香港《博益月刊》主編的黃子程提出，一本雜誌是否成功，取決於是否有令人感動或驚艷的內容和文章，是否有作者可用精簡的字數針砭時弊，直入要害，「這份雜誌不一定是純文學雜誌，也可能具備文化和知識性內容，最重要的是具有啟蒙作用，讀書其實是學做人，學如何在世界中思考問題，我希望《讀書雜誌》將走這條路。」他憶述自己任職雜誌主編的年代，當年推廣文藝文化雜誌十分困難，自己曾身攜訂閱單於多所學校免費演講，幾百名聽眾最終可能僅有幾



● 一眾講者分享辦文化雜誌的經驗。



● 《讀書雜誌》試刊號與創刊號。

人訂閱，「後來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做一些八卦文藝的內容，例如專輯分析亦舒在市場上成功的原因，所以辦雜誌需要與社會息息相關。」

曾任《香港01》執行總編輯的林沛理則闡釋，今時今日做一本讀書雜誌的意義在於創建一個發表深度書評的渠道，好的書評不止於內容介紹，更多的是藉評一本書去探討一個重要的課題。他以英美主流文化雜誌為例，稱其同樣以書評為主軸，繼而成為文化旗艦，「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一本成功的書評雜誌，背後的成功遠比雜誌本身多，需要發達、有活力的出版業以及具有判斷力和承擔的出版社的配合，如果只是寫暢銷書書評的雜誌不可能是一本有影響力的文化雜誌。觀察《讀書雜誌》出版後的市場反應，可以看到香港如今的文化結構是怎樣的。」

資深傳媒人鄭明仁則讚賞試刊號的Book B，稱其多元內容帶來驚喜，建議之後可沿用此形式多刊出一些前沿且具衝擊性的文化焦點內容。

望發掘書中滄海遺珠

香港地方志中心執行總編輯蔡思行稱，自己已將《讀書雜誌》當作一本書來閱讀和保存，書籍和雜誌

的界線在哪裏？他說：「我對書的期待是可以流傳下來，因為課題對不同年代的人都有吸引力。香港人的讀書習慣偏向功利，目的只是獲取某類資訊，而讀書雜誌可以開闊讀者視野。我期望雜誌介紹多些書中的滄海遺珠，書評令大眾從中有所得著，引起不同年齡層的人的讀書興趣。」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葉德平贊同蔡思行所提到的推介書中「滄海遺珠」的說法，「每個時期都有社會熱話，雜誌可以匯集這一類的書，或就某個話題提供方向，使讀者可以深度閱讀。雜誌中有的欄目在別處很少看到，但讀者會想知道，例如呈現作家的生活，使大眾在讀書之餘與作家交流。我希望雜誌在嚴肅和生活中找到平衡，主題和欄目更多元化。」

從香港出發觀望世界

《今日中國》（繁體版）執行主編金敏華回憶，自己小時候在內地就買《讀書》雜誌，「曾經在北京出版的《讀書》已富有香港色彩，去年聽說香港將出版《讀書雜誌》感到很興奮，因為以書為核心的文化雜誌並不多，而好的文化雜誌將為城市增添魅力，令城市文化更豐富多元，也將影響香港一代文化人。」

開放讀者投稿 培養閱讀風氣

在座談會尾聲，擔任主持的三聯書店董事總經理葉佩珠拋出這樣一個問題——現時《讀書雜誌》皆邀請資深作家、文化人撰寫書評，之後是否應開

設讀者投稿欄目？對此問題，現場嘉賓皆持支持態度，葉德平說：「希望雜誌開放投稿，這對於喜愛深度閱讀的讀者，就是深度交流的一種方式，由

此可促進讀者成長。香港有一本這樣的雜誌，對老師和學生都是福音，我們推薦圖書時也有參考，從而影響一代又一代人。」蔡思行則稱：「除了投

稿，還希望之後會舉辦書評比賽。投稿對讀者來說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雜誌銷量也會更好，既增添年輕人的參與感，也使社會讀書風氣更盛。」

王堯《民謠》 一曲鄉土中國的深情輓歌

學者王堯的長篇小說《民謠》是一部反映「碎片化的存在」的斷代史和心靈史，他從「末名河的北岸，有一個少年徘徊」寫起，斷斷續續講述當年「圍湖造田」故事以及祖父、父親與我的記憶，其獨特的結構、創新的文體、飽滿的細節、清新的語言，給人以穿透心靈的閱讀體驗和別具一格的精神審美。

「故鄉是我寫作中的一粒種子，也是這粒種子最初的土壤。」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寫作都是「返回」，回到故鄉尋找精神原點，尋找那個支撐一代代人艱難跋涉的文化根脈；王堯也是如此，他筆下的碼頭、鄉鎮、稻田、墓地等，都瀰漫着憂傷而蒼涼的調子。小說以「我」為主線，講述從1972年到1974年之間發生在鄉村的故事，一條線索是14歲的「我」在碼頭上等待去公社談話了解歷史問題結綸的外公，另一條線索圍繞王二隊長、李先生、胡鶴義，以及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獨膀子、爛貓屎等展開。作者早已交代，「我知道我對石板街的認識有更多虛幻的成分。一個人總喜歡在時光消逝後的日子裏重返他當年無法進入的場合」，顯而

易見，小說並非他的自傳。

作者在後記裏開門見山：「我沒有什麼故事，只有細節。」那麼，何謂細節？我認為，就是抽開記憶的褶皺，抑或是撥開歷史的帷幔，探頭探腦窺見一抹若即若離的搖曳微光。書中有幾處細節很是令人回味。胡若愚被逮捕前，與表妹結婚，後來他在監獄裏收到一副手套，兩隻手套是一順的，且一大一小，他以為寄錯了，後來頓悟「小手套是她右手戴的，大手套是我右手戴的，這是說我們握手」，不禁令人淚目。還有獨膀子，孟良崗戰役中，他的右臂被擊中，送醫院後右臂截肢。事後他回到打仗的村子，那位山東媳婦已經嫁人。奶奶問他怎麼不回來？他說「沒臉面」。而昔日戀人小雲已經去世，他回來後直奔陶莊給她上墳。

每個人都欠歷史一個交代。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回溯歷史的過程中，充溢着懺悔意識。和孔乙己相像的李先生，曾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進步書籍，臨死前送給「我」一套《康熙字典》。後來，他中途輟學返鄉，大家都很納悶。直到他投河自盡後，有位長者給出答案：「你不要難過，你的那個老

先生也不是聖人，他是偷了學校的書被開除的。」真相已經成謎，但是着實令人省思。

不得不說，這本小說讀起來難度不小，所謂「難度」，正是碎片化的拼湊與疏離，給人以記憶交錯或斷檔的感覺，完全打破傳統小說的敘事路徑。然而，當我全身心讀完發現，「難度」也是精神向度，深藏着作者的「野心」和「覺醒」——前者指向精神重構，以此理順與歷史的關係，「如果說我有什麼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麼是我想重構『我』與『歷史』的關係，這個重建幾乎是我中年以來在各種文體的寫作中不斷斷的工作」。這種精神重構，也是小說革命；後者指向語言回歸，即「呈現曾經分裂的語言」，所以他才會用不同文本講述故事，包括雜篇裏的「我」的14篇作文等，以及外篇裏「我」的初中語文楊老師未完成的「我」一套《康熙字典》。這裏面蘊藏着來自靈魂深處的覺醒意識。

這樣就不難理解，作者為什麼歷時二十年才完成這部少年短短幾年



《民謠》
作者：王堯
出版：譯林出版社

的成長片段，從根本上探究，源自一種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民謠》不是紙上的烏托邦，而是如大江大河一樣的旋律，水流在看不到的地方緩緩流淌，吟唱，馥郁成化，被沿途的人們撿拾袖藏。

其實，每個作家都至少有過一部「民謠」，才能稱得上真正「返回」過故鄉。比如莫言的《晚熟的人》，莫言從幕後走到台前，用小說方式記錄高密東北鄉下的成長片段。相比之下，王堯的《民謠》直擊靈魂深處，以多元文體突顯非虛構底色，喚醒人們內心深處的鄉土情結，其敘事策略和文本創新，無不為小說革命起到「拋磚引玉」的積極作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記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長。《民謠》是一個人的青春敘事和文本試驗，同時也是一曲鄉土中國的深情輓歌：它用舒緩的旋律為歷史回望做了生動註腳，也為「小說革命」提供有益探索。

致命的平等

作者：麥可·馬穆
譯者：洪慧芳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健康不僅是蘋果與藥丸的事，更關乎身份和地位。創造賦權的社會與環境，是減少健康不平等，從而改善個人健康的關鍵。讓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有自主性，有能力過自己珍視的生活，自由作出健康的選擇。馬穆以人的生命歷程為視角，提出六個

領域作為地方和國家制訂改善政策的框架：兒童早期發展、教育與終身學習、就業和工作條件、健康生活的最低收入、營造健康與永續的社區，以及強化預防的角色與影響。馬穆強調，我們擁有工具與資源，可以顯著地改善世界各地的個人與社會的健康水準；如果可以改變卻不採取行動，就是一種不公的展現。本書引用豐富的實例與統計作為證據，以顛覆我們對健康乃至於社會的看法，並激勵我們去解決社會上不利於健康平等的權力失衡、金錢失衡與資源失衡。

想像的動物

作者：波赫士
出版：麥田



已故作家波赫士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博學的人」、「作家中的作家」。他在擔任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時，編寫了一本《奇幻動物學手冊》（Manual de zoología fantástica, 1957），把八十二種出現在典籍中的怪物匯編於一書。十年後，再增訂出版名為《想像的動物》（El Libro de los Seres Imaginarios），擴充到一百一十六種想像的動物。本書集一切驚奇與想像之大成，書中介紹的一百一十六種神奇異獸並不是波赫士獨創，而是蒐集了古今神話、秘典經典與奇幻文學中的各種想像的動物，從古典、中世紀到現代，有但丁《神曲》地獄篇裏的怪物，有荷馬史詩中走下神壇的怪物，也有卡夫卡、愛倫坡、C.S.路易斯作品中出現的動物。在原著首版發行超過六十年後，本書第一次正式獲得國際繁體中文版授權，並特別收錄了插畫大師彼德·席斯手繪的二十幅珍貴配圖，充滿手感的簡筆插畫散發出濃濃的文學趣味，搭配本書馳騁的想像力可說是相得益彰。

街頭的哲學

作者：愛德華多·因凡特
出版：漫遊者



如何度過分手情傷？如何面對親人死亡？買多少東西才會快樂？回答「我也是」，是否等於「我愛你」？不小心出軌，應該跟對方坦白嗎？另一半偷看我的手機，有關係嗎？找資料能不能信任維基百科？男人應該成為女權主義者嗎？上

不了理想志願怎麼辦？做人要低調合群，還是做自己？……本書來自一位在高中教授哲學的老師，他深感今日哲學已經失去最初源於希臘街頭討論的開放傳統，而成為少數人象牙塔中的學問，離生活非常遙遠，而且不切實際。為此，他帶領學生走出戶外，到公園，到市集，到商場，收集大眾生活中遇到切身相關的煩惱或困擾，作為哲學課的主題，逐一帶領學生討論和辯證。這些討論過程完全沒有艱深的專業術語，也不刻意介紹梳理哲學流派，而是用最平常的話題和爆笑梗邀你打開心扉，想像腦洞大開的無限可能。你會發現，每個抉擇背後，都代表了一連串看不見的價值觀，以及你自以為是的理性判斷，而在各種現實衝突下，正在顛覆你對自我的認知。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罪與文學

劉再復、林崗的《罪與文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1年）：當含章的剪刀刺進他的肚腹時，他出乎意料地對含章說：「我對老隋家做得……太過了。我該當是這個……結果。」《古船》的這段描寫，可稱為神來之筆。這種結局，加重了作品的罪惡感，並表明作者相信世間有着一種極其神秘的「因果鏈」，這種鏈條神秘地綑住每一個人的命運。（107頁）

讀了這段話，我很有興趣借這本書來看。剛才跟一位同事談起到公共圖書館還書，他說自己很多年沒有到圖書館借書了。昨天和另一位同事談起借書，他說很多功課改，無暇看書。我想到大概三十年前，我給同學發問卷，要他們批評我的教學法，一位同學寫道：「你可以教得深入些嗎？」我以為我教得深的話，你聽得懂嗎？

近年我才發覺自己不能吃老本。一位已榮休的英文同事告訴我，他亦常看英文節目，以免自己英文生疏。我教中文。文學，當然要多看書。近來發現劉再復文集出版了十冊，可惜圖書館只有五冊，我借了，自己看得慢，未看完已要還了。

● 文：小綠